

从娘基宫到杨梅坑

□于斯



娘基宫与怀念

这是一座名字看上去有点儿另类的宫庙，大凡东海小岛上的宫庙，虽然名称繁杂，但多以“天后宫”或“龙王庙”之类称之，但“娘基宫”似乎不在此列。“娘”字有女性之意味，“基”字呢？现今其“宫”门匾上挂的却是“天后宫”。天后即妈祖，来自闽南一带，如果这个娘基宫属妈祖信仰的话，那该是闽南文化与吴越文化间的一种交流和融合。这是对民间海上信仰的一种常识性理解，但于我，总觉得似乎缺少一些什么，至少是缺失了对长涂娘基宫一种地域上的独特解读。

娘基宫就静卧在大长涂岛的最西端，三面背山，脚下就是长涂江，与小长涂岛的长西村隔江相望。我在长涂17年余，娘基宫是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地名之一，我多次踏访它的踪迹，比如庙堂啦，香火啦，比丘尼或者居士，甚至想听一听到那些个磬啊、钹啊、悠长的梵音啊诸如此类，但我始终没机会看到或者听到，在长涂17年余的光阴里。

娘基宫首先是个庙，而不是宫庙，或者说，这个庙名后来是因为有了这座“娘基宫”而得名。而在我有固执的想像里，作为宫庙的娘基宫应该有红色的宫墙、黄色的琉璃瓦，有青布玄衣的姑子、面色暗淡的香客，甚至于袅袅的香火、摩肩接踵的身影。这样的景象可能出现过，比如在明朝倭寇猖獗之时，比如在清朝海禁废弛之后，更遑论十九世纪末、上世纪初起，岱衢洋一带大黄鱼旺发之时。那个时候，作为天然的避风港，长涂港内数不清有多少渔船云集于此，而长涂江西端出口处的娘基宫一定有着云帆蔽日、樯桅如林的景象。渔民们或出海回来，或携家带口，到娘基宫里插上一根红烛，点上一炷清香，祈愿出入平安，生产丰收。

事实上，娘基宫一地的人丁兴旺是确实有过的事，对一个倚山而建的官庙而言，在岸基狭窄的长涂岛，能有方圆近百米的建筑算是大手笔了，而从娘基宫里那些民宅老居中也能推断娘基宫村落曾经的繁盛。这里倚山面海，藏风纳气，是居家养生的好地方。民宅多为木质结构，青瓦飞檐，四合院式，鹅卵石院子，石板山道，有条山溪绕着村落流过。若是翻越南边的山头，穿越一段繁茂的针叶松林，则豁然可见另一小山岬“南小岬”，阳光明媚，海风和煦。只是我去的时候已经荒无人

营房与青春

在长涂岛上，映入你眼帘的除了民居，除了道路和三三两两的人，除了渔船和裸露的山冈，还有一样东西比较特别，那就是营房，是矗立在山冈下、沿岸边的营房，一长排一长排的，显得坚硬而执着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港南的营房是青春而生动的，带有些许的神秘。那个时候，从这些营房中常常传出歌声，单一而坚定，充满男性的浑厚力量。出海时，艇是战士们的栖息地；回到驻地，营房就是他们的家。战士们们的寝室，齐整，规范，室内物品除了白色，多为军绿色，房间并不大，大多6—8人一间。营房还有活动室，器具并不多，应该有乒乓球台。印象深的还有黑板报，排版很工整，文字有美工的笔法，很是上眼。营房有围墙，门口很少站岗。围墙外便是道路。这条路从娘基宫一直通到杨梅坑，既不平整也不宽阔，有些地方甚至有些狭窄，坑坑洼洼的，有一段还“侵占”了部队的操场，那操场的南面有一堵墙，墙上有一方四角平整的区块，显出灰白的颜色，那曾经是部队放映电影的“幕布”。而道路外就是长涂江了，潮水日夜涌动，却多为波平如绸，机帆穿梭其间，舰船并排停泊。

那几年，自己担任学校团总支书记，与部队的联系是不少的。学校先后还与几所部队结为联谊对象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808舰舰长，相貌堂堂，很有男人味，威武中不乏平和。而我日常联系较多的是位教导员，姓孙，名字我忘了，应该有一个“国”字或“同”字，后面有一个“发”字，脸膛端正，却比舰长白皙，书生气质，书法很好。至今我的相册上还留有一张与他喝酒的照片，两人都站着，端着一碗酒，脸上烧着一片红云。

那个时候军民共建十分红火，学校与部队间的联谊活动

迹，唯有三四间瓦屋临风静立，一条残破的舢板在沙滩砾石间寂然侵蚀自己的时光。

我对娘基宫产生深刻印象的更是基于这样的想像与情结：娘基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。相传，金兵南侵之时，宋高宗赵构带着他的一众皇亲国戚和臣子驾船南渡，避居岱山。其中有一娘娘，天性慈仁，随着皇室一路风餐露宿，风浪颠簸，不胜其苦，途经长涂，见此两岛夹峙，中间海波不生，地处偏僻，是个避难歇脚的好地方，遂暂时安居下来。其间一位公主还招了亲，在对岸择地建了一座宫，尽管简陋，但毕竟出自皇家，故仍称作“驸马宫”。这两座“宫”成为长涂最富有书卷气的地方。娘娘走后，此地留给一个孔姓的内侍打理。天长日久，那孔姓的内侍感恩于娘娘的恩德，思念有加，遂建官庙一处，日焚香，夜点烛，故称之“娘基宫”。几百年过去，孔姓繁衍，成为娘基宫最大的一族。

娘基宫最大的姓当属“孔”家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班中港南学生中孔姓的大多来自于娘基宫。在这孔姓的人中，有两个我印象特别深：一个是女学生，人长得很清秀甜美，更重要的是聪颖，学习一点拨就通，就透，我教书17年余，她是我最好教的一个，后来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中专，就读定海，因学业优秀，连续大专，毕业时被评省优秀大学生，竟被杭州一所名校看上。我想，如果当时的考试制度像现在这样，这个学生大概是能考上北大、清华之类的。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、要好的兄弟，在长涂，与他相处的时光曾是我温暖的记忆之一。我多次去他家，并在他家吃饭。他家母亲的端庄、亲近与好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听他讲，他家的家境曾经相当殷实，后来因为特殊年代、父亲去世，家道也逐渐衰落。让我扼腕伤痛的是，他竟然突然间蹈海而去，成为我青春岁月里至为黯旧的伤口；难过痛哭之余，也责备他如此决绝，竟撇下妻白老母，让她背负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伤恸，终老于娘基宫。

现今，这娘基宫重修过一次，据记载是在2006年。但眼下，这娘基宫仍少见香火，少见香客，连管门的也没有，只看到捐助建宫的“功德碑”，你一百，我两百；他五百，我一千，让人回想起长涂人与娘基宫人的善念。

双剑涂与消亡

对于大长涂岛的道路，我印象中非常简单，就是一根主线，从最西端的娘基宫直到杨梅坑，若是把大长涂岛比作一柄长剑，那么剑柄与剑身的分界点就是浪荡湾，道路劈山而成，两壁青石峭立，一线天似的。印象中，“浪荡湾”界碑刻在一石柱上，文字古拙而有力，立于石门洞开之间，而现今的文字则秀气多了，看上去似是水泥浇筑。过了浪荡湾就是东剑(乡)的地界。我想像此地的先民到这里耕海牧渔之时，定是惊奇于东剑(乡)海岬里那种浪浪翻滚、惊涛激荡的景象，才有了如此富有诗性的名字。

几百年前的某一天，一个先民翻越山岭，爬上浪荡湾，看到了这条波平如绸的长涂江和对岸的小长涂岛，从这一刻起，这条从东剑(乡)到小长涂岛的路便产生了。若是从那一年算起，这条路应该有些历史了。道路两旁杂树丛生，绿意盎然，山冈几无裸露，没有人工绿化，就那么由着季节，春还翠绿，秋来叶落，生态的原始性一如原住民的风俗。而事实上，在这个岛上，原始与荒芜四季如一：惊蛰时分，草蛇游走于树丛之中；清明时节，金头蜈蚣爬行于乱石之间；夏日午后，绿头蜻蜓栖息于水塘草梢，更不要说滩涂上黄莹莹的海瓜子，白圆圆的海蛤蜊，张望于泥洞口的弹涂鱼，逡巡于滩涂上大钳蟹。春去秋回，北雁南飞，这长涂岛的大片滩涂又成了大雁的栖息地，雁叫声声，情断故乡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有一位科学院的院士说中国已无麋鹿。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在大长涂岛教书的毛老师说，实际上那时东剑(乡)还有麋鹿，老百姓不认识，叫它“四角山鹿”，身子像山鹿，长着珊瑚树一样的角，喜欢生活在海边的灌木丛中，它是杂食动物，警觉性很高，睡觉的时候会发出很响的呼噜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捕猎时机。我不知道麋鹿，但我知道东剑多山鹿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还在长涂菜市场上有售，现在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这一趟我们要到位于东剑的一个哨所去。车子在东剑(乡)养老院(那里原来是东剑(乡)校址)停留了一会就出发了，我以为要北往，上中柱山、戚家岬那条道，却是向南开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那儿是海边，没有路。纳闷间，眼前见一条新开的路，满地碎石，一路颠簸。有人说要带我们参观一下围垦，我想围垦也就是一根海塘，外面是海潮，里面是海涂，长的一公里，再长也长不过二三公里，对于海岛人来说也没啥稀奇的，却不料开了足足半个多钟头。道路两旁散落着锈迹斑斑的铲车、运输车，路的东面则是一个很大的“湖”，而海塘似乎还是没有尽头。这时我才感觉到这个围垦的规模。有人说，这个围垦工程将新造土地10万多亩。我记起岱山本岛的围垦是从两头洞到西垦山岛，再到东垦山岛，直到燕窝山，而且也已经启动。那么，这个大长涂岛的围垦不是第一，也该是第二了，而且动工早了至少两三年了。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地图，得知这围垦的地方叫“双剑涂”，从东剑的东南端连接到磨盘山，再直到杨梅坑的最南端。我问这里围垦起来干嘛，却说不知道，只知道要引进项目。至于引进什么项目，现在也无踪影，现在就这么围垦着，等开发商和企业那些“鱼”来，来这里堆积起一座座钢筋水泥垒成的楼房和厂区。而眼前这片围起来的“湖”，远远望去，“湖”上已有船在，而塘坝上有三三两两的人在钓鱼。

我想，从西剑到杨梅坑的这片“双剑涂”，以前一定是一片广阔的浅海，潮涨为海，潮落为涂，潮涨潮落间，蚌贝鲜美，海草丰美，若是秋日，还有大雁从天空掠过，抵不住这片水域的诱惑，收起翅膀到这滩涂上歇息。而现今，这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，连入梦也渺无影踪，一如鸿雁片羽，麋鹿绝尘而去。

如今，大长涂岛已然成为老年岛，西剑村青年人几乎走光，只剩下一个三层的养老院还在那儿硬挺着；东剑村人已经走尽，唯一一幢幢黯旧的房屋散落在坡边岬间，袅袅的炊烟与村民荷锄劳作的身影已然斑驳，甚至有些破碎。若说生机和期待，留下的可能就是那个围垦；若说青春和活力，还在流淌的可能就是苗绘山军营里那些年轻战士的热血了。但我觉得，若没有围垦，大长涂岛该是一个僻静的自然岛，一个幽深的海岛湿地，而现在，生态的大长涂岛还在消亡。

人对于大海，对于自然的索取该有一个怎样的尺度？

而我始终相信，大长涂岛其实是一座海与景的富矿。因为在杨梅坑，我还是见到了那一轮静卧的海湾、蔚蓝的海水，还有山冈上那些野生的青郁无比的杂树。



图片由作者提供